



警妈们的战“疫”

□徐娟

正月初八傍晚，南通市第二拘留所二楼会议室的灯依然亮着。

“接公安部、省公安厅紧急通知，根据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全国公安监所即日起全面启动战时工作机制，实施封闭式管理，实行3个三分之一勤务模式，即全所工作人员分为3个班组，隔离观察15天，执勤上岗15天，居家休息15天，依次轮换，最大限度降低病毒输入风险，全力以赴把疫情阻击在高墙之外……”沙云彬所长一边传达会议精神一边部署封闭管理工作，“这意味着参加封闭管理的民警要30天吃住在所里，与外界完全隔离，不能回家。”

“我是党员，是所长，我先上。”她首先表态，清澈的眼神在会议室灯光的照映下越发坚定。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和突然下达的执勤任务，大家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我报名，参加第一批封闭执勤。”打破这份沉默的是新党员蒋程婷。大家诧异的目光一起投向小蒋，她家中尚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怎么会？

“我参加。”“我也参加。”“我是党员，我必须跟上。”……大家纷纷举手报名，接二连三的声音让原本寂静的会议室一下子热闹起来。坐在角落里的我明显看到所长的眼眶湿润了，口罩已经无法挡住她内心的感动。非常时期，没有什么比战友的支持、团队的团结一心更重要。

就这样，所长沙云彬连夜带领第一批民警进入监区，全面落实防控措施。此时的她，已经忘记有多久没有陪儿子了。作为警校生，她的儿子2019年暑假跟班实习，国庆90周年，学校有统一安保任务，一直未曾回家，今年是儿子工作前的最后一个假期，心想着这个寒假应该好好陪陪他，谁知遇上了这般严重的疫情……

同时进入监区的还有民警蒋程婷，她的爱人陈维是基层派出所的副所长，自年三十以来一直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作为“双警”家庭，蒋程婷不仅理解、支持爱人工作，还主动报名参加第一批封闭管理，临走前对才读小学一年级的大儿子说：“皓皓，国家有难了，爸爸已经去参战了，妈妈现在也要去参战，一个月不能回家，你是小小男子汉，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做妹妹的好榜样，做爷爷奶奶的好帮手，帮着爷爷奶奶一起带妹妹。”在一双儿女不舍的哭声中，她匆匆走上了抗击疫情前线。

封闭管理的第23天，距离完成首批封闭任务还有一周，警妈们满怀期待，终于可以回家抱抱日思夜想的孩子了，谁料疫情防控出现了新情况，新的勤务命令再度下发，监所封闭管理再升级，所有人员即日起停止进出监区，监区内的民警没有换岗，没有休息，疫情不结束，她们不回家。一群“有家不能回”的警妈们内心备受煎熬。中队长陈红惠的母亲年前刚做完肺癌手术，正值化疗期，她无法伴其左右、照料床前，只能通过微信叮嘱母亲注意身体；民警周珊珊的孩子年幼，需要妈妈，每天吵着要妈妈想妈妈，丈夫在哄骗无奈之下带着女儿，隔着铁门，见了一面，思念与愧疚让这位平日坚强的母亲泪流满面……

在二拘，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警妈”，她们与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战友，逆行而上，并肩作战，不胜不退，与疫情抗争，为生命守护，用坚守与奉献，用执著与坚韧，诠释着“疫情在前、警察不退”的使命担当。



复苏
冒小平

我的保洁员“同事”

□野荷香

当下，有句调侃“美好春光，只能想象”。是的，疫情还没解除，宁可让春天寂寞着。

可春天带来的讯息还是有的，哪怕微不足道的惊喜也让人心头为之一动。单位洗手池的台面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插上了一把迎春花，鲜艳的嫩黄很是亮眼，春光在那个逼仄的空间肆意铺散开来。

说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这里经常变换着“风景”，随着季节的更替，那只普通的花瓶里，有时是一把月季，有时插着几朵菊花，有时腊梅幽香，有时栀子花娇羞……单位的保洁员把这个小小的角落装扮得风光无限。

自从搬进新大楼后，保洁工作承包给物业公司，三四个保洁员与我们朝夕相处，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见了必打声招呼，问个好，我们成了半个同事。

过去在老楼，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拖地、抹桌子，当这些活全被保洁员代劳，突然产生的“尊贵”地位让我有些无所适从，嘟哝着“我来，我来”，不过一次也没有真的动手，而后，渐渐地，也就心安理得了。

这些保洁员有外地来打工的，有土地被征用后的“准市民”，还有的从区镇来城里照料读高中的孩子，附带找个工作挣些钱，她们不是社会的最底层，日子也没过得很紧巴，但她们为了家庭、孩子，心中都有一个念想，都有各自的“小目标”，也因此，她们不辞辛劳，不顾劳累。

虽身在同一座大楼，来来往往的步履匆匆中，和保洁员并没有太多的交集，一个点头、一个微笑而已。但每每遇见，我似乎很愿意多看她们几眼。走廊、过道、电梯、厕所是她们工作的“舞台”，在那里，她们或蹲或站或弯腰或抬臂，不折不扣完成着自己的角色。有几次，我看她们在安全出口和地下室这些不常有人到的地方同样一丝不苟地忙活着，那一刻，我忽然想，我们在工作中的角色扮演得怎样？一种力量驱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主动和她们多聊上几句。

有一段时间，保洁员的影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悠，脑子里冒出一个很俗气的问号：大楼里，她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面对所谓体制内的、从事着令人羡慕的职业、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我们”，她们会不会自卑？可是每次交流的时候，她们脸上的笑容从来都没有缺席，言谈中的乐观和开朗诠释了一个古老的道理，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每天早上，年轻的同事也主动向保洁员问好，一声声“阿姨早”，听得人心里暖暖的。彼此间的“融入”产生了一种亲近感。试想，如果没有保洁员，我们的工作环境会是怎样的不堪。刚刚实施垃圾分类那阵子，大家的意识还不是很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到底怎么分类也模棱两可，走廊上的分类垃圾桶形同虚设，过去怎么扔还是怎么扔。有一次，我看一个保洁员蹲在垃圾桶旁仔细地分拣，那份专注让人着愧和不安，从那以后，至少我成为垃圾分类的执行者，甚至于一个宣

传者和监督者。

古语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保洁员虽然是世俗概念中的卑微群体，但是那个分拣垃圾的情景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规矩意识的淡薄、执行能力的缺失、敬业精神的不足。

日复一日地两点一线，再喜欢的工作也经不起无数次的重复，疲倦和懈怠在心里滋长，各方的压力带来的迷茫失去了超越自我的信心和勇气。一边不甘心眼前的苟且，一边向往着诗和远方。

在和保洁员的聊天中，发现了更多反射我们心灵深处的“镜子”，它照出了我们的矫情和脆弱。相比职场中我们的高冷或是深沉，“把属于自己的活干好”，保洁员对工作的理解和态度简单而通透，却还原了职业理想最本真的含义。辛苦着，快乐着，她们善于捕捉身边的“小确幸”，因此，芸芸众生中的她们也活出了灿烂和精彩。想起朴树的一首歌：“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里，焦躁、不安、恐惧或多或少在我们的心里徘徊，但是每当走进办公楼，飘散在空气中的“84”和酒精的气味，还有保洁员更加忙碌的身影，让我们感到踏实和安全，虽不能像往常那样相遇时逗留片刻聊会天，但口罩遮住的脸庞，依然可以感受到她们眉宇眼角间的盈盈笑意，是那么亲近和暖心。

春天款款走来了，可一个湖北籍的保洁员因为交通管制还没能到岗上班，我在心底默默地一遍遍地想：她在故乡还好吗？

抗疫诗词四首

鹧鸪天·武汉

□储长林

雨袭寒侵已亥冬，新冠肆虐起妖风。楚荊告急神州痛，中外驰援大爱融。

依别后，战场逢，白衣忘我显神通。待看瘟疫时艰克，遥羨仙桃花正红。

共克时艰

□杨寄华

荆楚新年遭疫袭，肺炎病

毒动京城。中枢关爱慈怀显，院士深情赤胆倾。

故忾同仇歼业障，齐心协力献忠诚。胸藏信仰坚强志，气贯长虹最傲然。

念奴娇·战疫情

□洪宝志

岁逢庚子，望天低荆楚，凶瘟如鳄。含泪行吟瞻雅阁，九曲哀肠求索。

众患心焚，良医步疾，难赴春风约。英雄城郭，岂容妖雾行恶？防疫令下中枢，近平举帆，远

瞩施宏略。受命三军齐踊跃，呼啸战鹰齐泊。雷火神山，家园屏障，逐疠争拼搏。阳回江汉，珞珈花吐新萼。

定风波·雷火颂

□陈贵民

举国纷纷虑锁关，江城雄峙两神山。速控严防除疫祸，雷火，劈魑焚魅扫愁颜。

勇武三军担重责，行疾，岐黄圣手蔑危艰。耆宿睿谋对策，倾力，九州霾散艳春还。

芳
一叶

菜园

□周杰祥

菜园就在房后的小院子里。原本这个小院子是用来晾衣服的，里面有一小片草地和果园，娟勤快惯了，在中间开辟出一片菜园。

园子里长着柠檬、橘子、苹果，还有两棵斐济果。柠檬树按照年龄推算，已经是老年了，却不断地开出花，结出新果子。去年的柠檬还没有摘完，新的果子又长了出来。就这样不断地新旧交替，生生不息。我们通常吃从树上掉下来的成熟果子就足够了。

苹果树也是果实满枝，只是基本上成了鸟儿的食物。每天都有很多不知名的鸟儿光临，它们早已驾轻就熟，无视我们的存在，只管低头猛啄。

院子不大，白天洒阳光，夜里映星星，树墙葱葱郁郁，有蚂蚱在跳，有蝈蝈儿鸣叫，亦有不知名的虫儿不知疲倦地在草丛间吟唱。

园子里种了韭菜，是娟从奥克兰的花草市场买回来的韭菜苗。刚买回来的时候，小苗们瘦得可怜。后来，剪了叶，排成行，埋在土里，撒上羊粪，不断浇水，持续养护，几天后，一星星嫩芽就冒了出来，一片绿色的清新明媚。随着季节交替，如今这一片已经长成茂盛的韭菜园，未曾收割的部分，开出了美丽的韭菜花。晚上，娟剪了韭菜，摘了两根黄瓜，炒了一盘花生米，倒上一杯酒。浅酌一口，杜甫的“夜雨剪春韭”，是否就是这个味道？又想起那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顿觉时光比酒更醇厚。

韭菜地的旁边，长着丝瓜。春天的时候，朋友送来了几盆幼苗，说是国内的品种。种下去，搭了架子，因为土肥的缘故，很快就长出藤蔓，开了花，结出长长的果实来，看着是那么可爱，我很舍不得摘。娟说：再不吃就只能收了做搓澡的丝瓜络了。于是小心摘下，去了皮，加上木耳，炒熟了，家乡的味道，就这样扑鼻而来。

园子里还长了四棵辣椒，娟说不用种太多，够吃就行。

芹菜也是长得煞是喜人，想吃了就去拔出两根，摘两个辣椒，切上点儿湖南朋友送的腊肉，加上香豆腐干，炒出来特别香，家人朋友们都喜欢这道菜。

前些时候，娟又在园子里撒了一片青菜籽儿，天天浇水，不久即长出了一片嫩苗。菜园里挤挤挨挨的绿叶，不是菜花儿，就是瓜果，看着颇为喜人。

我经常去菜园子里转转。一畦的绿色，就在那儿兀自铺染开来。打开自动灌溉的水龙头，听着绵密的汨汨声，那是水在说着悄悄话。或紫或黄的花儿星星点点，静听，恰如细碎的笑语洒在叶片间。叶丛中冒出的辣椒、黄瓜、丝瓜，一个个如初生婴儿般，纯净又简单。它们用自己的绿叶和鲜花，用自己的果实来安抚着游子的心，回馈着娟的辛劳和汗水，还有希望。

我站在园子里，静静地对着这些瓜菜。它们无声地生长着，很快从新绿变成多姿。它们在这儿，一定看到过娟怎样松土，怎样培苗，怎样施肥与浇灌。

下午，夕阳照着这一片葱绿，有虫鸣响起，催落了夕阳，唱升了炊烟。有时候，也会虫鸣伴烟雨，又是另外一番景致。

在这一片青葱中，我忽然觉得，自己也是一棵蔬菜，生长在园子中间。

昨天二月初七，爱人卢娟生日。写下此文，权当时光留痕。